

古诗十九首鉴赏

杨效知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自序

从政二十又有九，
术业荒废理无头；
吾心不忍全丢掉，
笨手不停拣金瓯。
可庆寒舍藏书稠，
可贺书斋清且幽。
今日拙著问其世，
学海无涯苦作舟。

杨效知

一九九二年元月

前 言

《古诗十九首》，我在大学之时，就爱读它。工作近三十年来，亦爱读它。它的吸引力，对我来说，可谓爱不释手。有一位朋友与我开玩笑时说：“它有啥价值，你这么喜爱它。”弄得我哭笑不得，只好回敬说：“这大概是念书人的怪癖吧，你不理解。”当我动手写此书的时候，又有一位朋友说：“古诗那么多，你为什么不多集一点研究，只集了十九首呢？”他的提问，使我难过，觉得此朋不读书，什么“诗三百”“楚辞”“古诗十九首”在他脑子里是空白。此朋，是个爬了一辈子“格子”的秀才，马上到退出岗位在家领孙子的人了。朋友的无知的提问和玩笑，倒给了我动力和鞭策。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作为一个念书人，我认为有责任讲讲有关《古诗十九首》的知识。

《古诗十九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它的产生，打破了周朝四言诗充分发达之后诗界渐行沉寂的局面。它的兴起，带来了汉代五言诗灿烂光辉。它的出现，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标志着五言诗在发展中达到成熟阶段。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序曰：“〈古诗十九首〉便是这五言新体诗的星宿海。它一方面继承了诗三百篇，一方面又开了建安魏晋的五言诗的风气。它的艺术价值也到了纯熟的境界，它既有完整优美的外形，复有丰富充实的内容，而表现的方法，特具的风味，更是妙得难以用语言形容出来。它是五言诗的规范，后来的诗人，不但多受其影响，并且还有许多作家，如陆机、刘琨、谢惠连、鲍照、鲍令暉、江淹、沈约、孟浩然、韦应物、杨亿、洪适、陈襄、

张宪、王闳运等，都有拟作，如果把这些诗收集起来，数量当也不少。这寥寥的十九首诗，真抵得上后来无数的篇什，所以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没有不喜欢读它的，鍾嵘评为‘一字千金’，决不是过分推崇之语。”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於昭明太子萧统《文选》。虽然仅仅是十九篇无主名的抒情短诗，可是当它问世之后，就一直受到研究者的最崇高的评价。人们把《古诗十九首》和《诗经》相提并论。它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是罕见的。它的产生年代，旧说最为纷纭，今说也不一致。对这个问题我亦谈点看法。文学作品，特别是象《古诗十九首》这样成熟的有特征的诗作，它必然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萧统著录《文选》时，没有弄清作者和时代，他只肯定《古诗十九首》是汉代诗篇，而不说是西汉或东汉的作品；李善注《文选》时，根据“驱车上东门”，“游戏宛与洛”二句，说什么“辞兼东都”，意思很明显，《古诗十九首》基本上是西汉时代的诗，其中夹杂有东汉时期的诗；鍾嵘著《诗品》时，只说：“人代冥灭，清音独远”，没有得出结论；徐陵著录《玉台新咏》时，将《西北有高楼》、《东城高且长》、《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明月何皎皎》八篇说成是“枚乘杂诗”；罗根泽著《〈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及年代》时，将《古诗十九首》全归枚乘之作。徐、罗之说，都是错误的。对此，今人马茂元先生在《古诗十九首探索》的前言里，专门作了有力批驳。《诗品上》曰：“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自王（褒）、扬（雄）、枚（乘）、司（司马相如）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这就是说，李陵始著五言，五言起于李陵，李陵以前的枚乘时代，怎么会出现五言呢？而且枚乘是“吟咏靡闻”，他没有从事过诗歌创作，怎么能把《古诗十九首》部分或全部说成是枚乘的诗作呢？

《古诗十九首》，究竟产生在什么时代，出于什么人之手呢？

近代研究《古诗十九首》的人绝大部分则都认为，大约产生于东汉末期（桓、灵时代）。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综合分析现存的汉代诗歌来讲，不到东汉末期，没有而且不可能出现《古诗十九首》这样成熟的五言诗。这不仅是从个别证据中得出的结论，更重要的是作品本身，从内容到形式都渗透和透漏了它自己问世的时代。《西北有高楼》（三）、《东城高且长》（七）、《驱车上东门》（八）、特别是《青青陵上柏》（一）中的“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描绘出东都洛阳一派巍峨雄伟景象。是其证。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焚毁洛阳，西迁长安，21年后（建安16年公元211年），曹植《送应氏》诗中描绘的洛阳，则是“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完全是一幅荒凉残破的景象。因此，判定《古诗十九首》产生于洛阳未遭破坏之前，大约出现于桓、灵时代，这个结论是比较可信的。至于作者是谁，可以肯定的一点，不是成于一人之手，却是一些地主阶级出身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在东汉行将崩溃的桓、灵时代。这个时代黑暗腐朽，宦官专权，皇帝（灵帝）卖官，庶民遭殃。这些中下层知识分子政治上找到出路，苦闷彷徨，而他们政治嗅觉相当敏感，预感东汉王朝即将倾覆，岌岌可危。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言志”，发而为诗，不外游子思妇之愁，朋友契阔之苦，及时行乐之念，彷徨苦闷之悲，人生短暂之叹，汇集于《古诗十九首》之中，铸成一个特大的愁字，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一组感伤诗。

《古诗十九首》与《诗经》相比，离我们的时代较近，因此读起来比三百篇易懂，但是要对诗的脉络及字句的意义、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作到洞澈的了解，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前贤专门研究《古诗十九首》者不少，写过许多论文，出过许多专著。这些论著，各有千秋，各有侧重。有的适于学术争鸣，有的适于专家作考。我拜读之后，受益非浅，启迪甚多。我的这本拙著

《古诗十九首鉴赏》，可以说是学习笔记。本书的内容和体例是：共分注释、今译、详析三部分。书中即有前人的研究成果，亦揉杂本人的拙见，不易分辨者，无法标明，非敢掠美。自以为，费力的地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今译〕，我将古诗十九首，译为现代诗；一个是“详析”。说“详析”，就得“详”。“详析”又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一是主题思想；其二是思想内容；其三是艺术特色。要说我的所谓“贡献”，就在这里。书中谬误，定然有之；敬盼读者，不吝赐教；如有机会，认真订正。

拙著《古诗十九首鉴赏》，如果有助于读者之研究与鉴赏，即使是很微末的，那就是我的最大喜悦和最大欣慰。

杨效知

於兰州杨家园食书斋

一九九二年元月

目 录

青青陵上柏	(1)
今日良宴会	(8)
西北有高楼	(16)
涉江采芙蓉	(24)
明月皎夜光	(31)
迴车驾言迈	(41)
东城高且长	(48)
驱车上东门	(57)
去者日以疏	(64)
生年不满百	(70)
明月何皎皎	(76)
行行重行行	(83)
青青河畔草	(93)
冉冉孤生竹	(101)
庭中有奇树	(111)
迢迢牵牛星	(118)
凛凛岁云暮	(125)
孟冬寒气至	(134)
客从远方来	(141)
后 记	(147)

青青陵上柏（其一）

青青陵上柏，
磊磊碣中石；
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
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
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
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
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
双阙百余尺。
极宴娱心意，
戚戚何所迫。

【注释】

“青青陵上柏，磊磊碣中石”二句

“青青”，指颜色，犹言长青青。《庄子》：“受命於地，唯松柏独也，在冬夏长青青。”

“陵”，大山。《说文》曰：“陵，大阜也。”

“柏”，即四季长青的柏树。

“磊磊”，众石堆集貌。《字林》曰：“磊磊，众石也。”

“涧”，《说文》曰：“涧，山夹水也。”《正字通》：“涧与涧通。”
即山间的溪水。

此二句，正如李善曰：“言长存也。”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二句

“忽”，速貌。

“远行客”，《列子》曰：“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比喻人生的短暂，与上两句“陵上柏”“涧中石”相对照。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二句

“斗酒”，斗，酒器；斗酒，指少量的酒。

“相娱乐”，指一群失意之人相聚一堂，借酒浇愁，乐以忘忧，相互勉励。

“聊”，姑且。郑玄《毛诗笺》曰：“聊，粗略之辞也。”

“厚”，丰盛。“薄”，简朴。斗酒本来是很“薄”的，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只好聊以为厚，不以为薄了。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二句

“策”，马捶。《左传》曰：“绕朝赠之以策。”《论语》曰：“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驽马”，迟钝的马。李善云：“《广雅》曰‘驽，骀也。’谓马迟钝者也。”

“洛”，东都，洛阳的简称。李善云：“《汉书》曰‘南阳郡有宛县，洛，东都也’。”“宛”，宛县，南阳郡的郡治亦称南都。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二句

“郁郁”，吕向曰：“郁郁，盛貌”。形容东都热闹繁华的景象。

“冠带”，官爵的标志，富贵之人的代称。方廷圭曰：“冠带，富贵之人的代称。富贵人与富贵人为偶。”

“索”，贾逵《国语注》曰：“索，求也。”《易经》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自相索”，富贵人与富贵人为偶，往来。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二句

“衢”，四达之道，即大街。

“罗”，列也。

“夹巷”，夹在长衢两旁的小巷。

“第宅”，皇帝赐给大臣们居住的房屋。因有甲乙次第，故曰第。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二句

“两宫”，指洛阳城内的南宫、北宫。蔡质《汉官典职》曰：“南宫北宫，相去七里。”

“遥相望”，犹言遥遥相对。

“阙”，宫门前的望楼，亦叫做“观”。崔豹《古今注》：“阙，观也。古每门树立两观於其前，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故谓之观。人臣将至此，则思其所阙，故谓之阙。”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二句

“极宴”，犹盛宴。

“戚戚”，一作蹙蹙，忧思也。

按：“李因笃曰：“宴娱在前，忧从中来”。

“迫”，逼也。李周翰曰：“言於此宫阙之间，乐其心乐，则忧思何所相逼哉？”

按：此二句说，冠带之人的奢侈排场的生活和无聊之甚的心情。

【今译】

大山上的松柏一年四季长青，
流溪中的众石，千秋万代坚贞。
人来到这个天地之间，

宛如作梦又匆匆离去。
失意者举斗酒畅叙品饮，
视薄为厚只缘困贫。
迟缓的马谁也知道不如骐骥，
也只有用它来拉车去游洛京。
洛阳城里繁华似锦，
富贵之人彼此相亲。
大街四旁罗列小巷，
巷中多是王侯的住地。
富丽的两宫遥遥相对，
堂皇的双阙相峙屹立。
宫带之人穷极宴会，
俺盖不了天下危机和无聊没落之甚的心情。

【详析】

这是一首出於旷达人士之手的“忧乱之诗”。（姚鼎语）诗人通过自己看到的当时政治中心洛阳的一些现象，抒发了个人的不满之情，讽谕了当时权贵的昏庸，揭露了统治者“剥割萌黎”，荒淫奢靡的罪行。

思想内容

（一）感物兴怀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诗人看到山上的松柏，四季长青，阅岁不凋；流溪中的众石，坚贞不朽，常年存在。感叹木之寿者莫如柏，物之坚者莫如石。而人之来世，寿不如柏，坚不如石，譬如远客，匆匆离去。故挥笔写下：“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怎么办呢？诗人认为应饮酒浇愁，雅游行乐。於是又写下了“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的诗句。

这几句诗中，充满着浓厚的人生忧悲气氛，也反映了诗人对现实处境的绝望之情。可以说，这是消极的一方面了。古人感叹人生短暂，借酒抒怀者甚多。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是其证。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亦是其证。

（二）讽喻王侯

诗人“游戏”到洛阳后，映入眼帘的是：“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这六句，可谓言简意赅，苍劲浓至。正象孙钊评论时说：“形容洛中富盛处，语不多而苍劲浓至，绝可玩味。”所谓“言简意赅”者，“《帝京篇》数千言说不尽者，数语尽之”。所谓“苍劲浓至者”，只是用粗大的笔触，没有什么细致的描写，但却高度概括地勾画出了东汉王朝在土崩瓦解前夕的洛阳全貌；非常尖锐地讽喻了王侯大兴土木，穷极奢华的罪恶生活。那郁郁的洛阳城里，冠带相索，狼狈为奸；衢巷纵横，第宅连云；宫阙壮丽，巍峨相望。这些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敲骨吸髓的基础之上的。诗人从“长衢”写到“夹巷”，从“衢巷”写到“王侯第宅”，再从“王侯第宅”写到“两宫相望”。之所以这样做诗，意在揭露统治阶级腐败，控诉统治阶级的罪恶。篇末“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二句，“反扑作收，矫健之甚”。（张玉穀《古诗十九首赏析》）它点出了当权者醉梦未醒，极宴娱乐，不知天下之已危已乱的昏庸状况，进而深化了诗的主题思想。

艺术特色

（一）运用兴比

篇首二句以“柏”“石”兴起“远行客”，喻人生行役之苦。“忽如远行客”喻时光之速。“柏”“石”长在，喻人生短暂。感物

兴怀，“忽”字用得极妙。朱筠《古诗十九首说》里讲得好。他说：“通首从‘人和天地间’五字生情。‘忽如远行客’写得透。以‘客’字状‘人生’，已警，又加‘远行’二字，言如远行之客，暂住就去，凄绝；《薤露》《蒿里》里写不尽者，五字写尽矣。然却难得他二句作衬笔，令人万万想不到。言木之寿者莫如柏，物之坚者莫如石。岭上柏，碣中石，得地者也，然今见其‘青青’者，安保其长青青；今见其‘磊磊’者，安保其长磊磊乎？即令可保，而人之生也，寿不如柏，坚不如石。譬如远客，忽忽欲去，然则将如之何？算计惟有饮酒一着为妙。试酌斗酒，聊为厚而不薄，且因酒想起游戏，因游戏而想起宛洛”。诗人的这种比兴手法，唱出了生命短暂的悲歌。其他几首里亦有之。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迴车驾言迈》）

（二）对比高妙

诗人是从以下几方面对比来写的。首先，将矢志之士与冠带之人作对比，前者为醒，后者为醉。正如刘光蕡《古诗十九首注》所说：此达人忧世之词，所谓‘众人皆醉我独醒’也。贤者清标持操，如青柏磊石挺生陵碣，一任世之昏濁，掉头远去，而不回顾。於是友朋以斗酒相娱劝其出而一试，其意良厚矣。然天下之患，自有身任其责者，贤者身在局外，何能为力。则之宛洛，而当道者醉梦未醒，方且极宴娱意，不知天下之已危已乱也。则不惟贤者之远行为多事，即劝者亦为多事矣。”其次，将贫贱处境与豪奢极宴作对比。贫贱者，“斗酒”、“弩马”，“游戏宛洛”，权贵者，“冠带相索”，深宫大院，“极宴娱心”。这种对比，何等鲜明啊！张庚《古诗十九首解》里云：“‘聊厚不为薄’，‘聊’字‘不为’字妙甚；言斗酒本薄，我亦未尝不知其薄，而聊以为厚，不以为薄，真足娱乐矣。……即入极繁华之场而极宴之，以我视之，亦不过娱心意为乐，与斗酒何异？所以无人不自得。又何所

为戚戚之迫哉？宛洛以下写得极繁华，上却著‘游戏’二字，见得人以富贵眩我，我只如游戏也。其襟怀何等高旷！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身分。王氏谓‘此旷达之士，能不以利禄介怀者’，得此诗之旨矣。前‘斗酒’，后‘极宴’，写得厚薄相悬，而以‘娱’字一之，‘戚戚’一句总结两‘娱’字，法律细密。”我认为，张庚讲得既细又深。

（三）前后呼应

朱筠《古诗十九首说》里云：“末二句又倒转，应‘人生天地间’作收，言京都繁华，正可极宴以娱心意；人生如寄，彼戚戚然何所迫乎？”马茂元《古诗十九首探索》里说：“篇末和篇首遥相呼应，都是精神活动的描写，从失意和得势两个不同角度，贯串了一个动乱社会精神面貌的总的形象；中间交织着客观现实的暴露与批判。收处用反诘语气引导读者去思索问题，更深化了诗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对此，朱筠、马茂元说得既深且透，我不再赘述。

今日良宴会（其二）

今日良宴会，
欢乐难具陈。
弹箏奋逸响，
新声妙入神。
令德唱高言，
识曲听其真。
齐心同所愿，
含意俱未申。
人生寄一世，
奄忽若飚尘；
何不策高足，
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穷贱，
轲轲长苦辛。

【注释】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二句

“良”，毛萇《诗经》：“良，善也。”

“良宴会”，犹言热闹的宴会。

“具”，《广韵》：“具，备也”。

“陈”，毛萇《诗经》曰：“陈，犹说也”。马茂元《古诗十九首探索》曰：“陈，备也。陈，本义为列。引伸之，凡是把内心所

想说的话一样样地说出来叫做陈。”

“难具陈”，犹言难以一样一样地述说。

“弹箏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二句

“箏”，乐器。《急就篇注》曰：“箏，瑟类，本十二弦，今则十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古箏五弦，施於竹，如筑。改为十二弦，变形如瑟，易竹以木，唐以后加十三弦。”

“奋”，刘良曰：“奋，起也”。

“逸”，刘履曰：“逸，纵奔之意”。

“奋逸响”，不同凡俗的音响。

“新声”，指当时最流行的新曲调。

“妙”，称赞曲调旋律之完美高超。

“入神”刘履曰：“入神，言声音之妙，变化不测也。”刘向《雅琴赋》曰：“穷音之至，至于入神。”

“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二句

“令”，善也。

“令德”，有善德的人，在此，所谓令德之人，就是指知音者。

“唱”，古作“倡”，本义为发歌。这里泛用于言谈。

“高”，李善曰：“《广雅》曰‘高，上也’。”

“唱高言”，犹言首发高论。

“识曲”，吕延济曰：“识曲，谓知音人听其真妙之声”。

“真”，广雅曰：“真，犹正也”。即谓曲中真意。指知音的人不仅欣赏音乐的动听，而是能用听后的感受，发为“高言”。这首诗的所谓“高言”，就是“人生寄一世”至“辘轳长苦辛”六句。

“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二句

“所愿”，李善曰：“所愿，谓富贵也。”

马茂元《古诗十九首探索》说：“这两句承接上文预叙座中人听了‘令德唱高言’以后所引起的感情上的共鸣。上句说，下面一番感慨为人人心中所有，下句说，这种感慨大家都没有把它说

出来。”按：感情上的共鸣即富贵也。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飏尘”二句

“奄”，《方言》曰：“奄，遽也。”

“奄忽”，张铉曰：“奄忽，疾也。”犹言疾遽也。

“飏”，《说文》曰：“飏，扶摇风也。”《说文解字注》曰：“司马注《庄子》云，‘上行风谓之扶摇’。《释天》云，‘扶摇谓之飏’。郭云，‘暴风从下上’。”飏，暴风也。“飏”“飏”，字同。

“飏尘”，即暴风里被捲起来的尘土。马茂元曰：“用飏尘比喻人生，涵有双重意义，飏风旋起旋止，言其短促；被飏风捲起来的尘土，旋聚旋散，言其空虚”。按：马说既深且新。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二句

“何不”，吕向曰：“何不者，自勉劝之词也。”

“策”，吕向曰：“策，进也。”

“高足”，李善曰：“高，上也；亦谓逸足也。”

“路”，路口。

“津”，渡口。刘履曰：“津，济渡处”。

“要路津”，吕向曰：“要路津，谓仕宦居要职者”。马茂元曰：“‘要路津’，借指政治上的重要位置。《孟子》：‘夫子当路於齐’。‘当路’犹言执政。‘据要路津’，是说占住重要的位置，也就是‘当路’的意思。路，就陆地而言，津，就水上而言，义同。要想‘先据要路津’，就必须‘策高足’。高足，良马的代称。‘策高足’，就是‘捷足先得’的意思。上句的‘策高足’与下句的‘津’无关，‘津’是因路而顺便带上的。”按：马说极是。又按：“津”与《青青陵上柏》中“游戏宛与洛”的“宛”一样，是诗人写作时，因写“路”“洛”带出来的。”

“无为守贫贱，轹与洛”的“宛”一样，是诗人写作时，因写“路”“洛”带出来的。

“无为守贫贱，轹轲长苦辛”二句